

## 望钟楼话塔钟

■贺彦豪

“铛……铛铛……”清脆的钟声响起，一声，三声，五声，声似鸟鸣，如闻天籁。古城在睡梦中醒来。晨曦渐露，微光丝丝缕缕洒向钟楼。长分针与短分针相随，滴答作响，奏响时光的旋律。钟声入耳，童年的回忆油然而生……

儿时，我家住在会通巷，离钟楼不远。每日清晨，钟楼的报时声准时划破静谧，我看着母亲循着这钟声上班、下班。那时，寻常人家少有闹钟，更别说手表。古城的烟火人间，便在这钟声的节奏里悠然铺展。

后来，家搬至中山中路，与钟楼更近了。伴着悠扬的钟鸣，我养成了清晨去体育场锻炼的习惯。每每途经钟楼，总会习惯性地抬头仰望。时针指向六点左右时，我便在塑胶跑道上一口气跑完十圈。一圈四百米，虽累，却坚持到底。钟楼，无声地见证着我晨练的足迹。一日拂晓，天色朦胧，我照例出门。行至钟楼下抬眼望去，时针才指向五时。街上行人寥寥，我索性沿着骑廊一路小跑，直至南门兜闸门口，再转身折

返。这一来一回，竟耗去近一个钟头。归途，钟声恰又敲响六下——那熟悉的韵律，深深印刻着我成长的印记。

泉州中山路钟楼的诞生，与1934年推行的“新生活运动”息息相关。《新生活须知》倡导“约会守时，做事踏实”。近百年间，泉州钟楼一直是古城最繁华的中心。这座不高却显眼的建筑，东邻百货商场，西倚影剧院，南延中山路，北与巍峨谯楼（威远楼）相对。四周店铺鳞次栉比，至今仍可见宾客盈门的热闹景象。“钟楼高耸夜未央，繁华都市尽眼忙。”它与东西双塔、谯楼共同构成古城独特的风景线，美不胜收，吸引着无数海内外游人。

千年古城，一街一景，古韵悠长。泉州钟楼，不仅是古城的一张名片，更是时间的忠实守护者。它静默地见证了泉州从一座小城蜕变为现代化都市的沧桑巨变，成为一代代泉州人共同的记忆坐标。它如一位彻夜不眠的更夫，以钟声敲响晨昏。老街纵横，古巷幽深，映照着古城的今昔；车水马龙，人声鼎沸，在老街的青石板与水泥路上，谱写着繁

华与悠然的交响。

流年似水，钟楼顶部的老式机械钟早已被精准的石英钟取代，但每日准点的报时依然如故。如今的钟楼还披上了节日的灯装，夜幕之下，熠熠生辉，更显璀璨。犹记元宵之夜，“街巷彩灯悬，烟花舞九天”。欢乐的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，穿过钟楼：童男童女手提红灯蹦跳而过；妙龄少女肩挑花篮，步态轻盈；彩旗队、礼仪队步伐整齐；逗趣的火鼎公、火鼎婆一路嬉闹；驴仔探亲的队伍喜气洋洋；古朴幽婉的南音袅袅飘过……正所谓“危岑百尺高，下有溪流深”。正月十六的圆月，高悬于钟楼之巅，与这座时间的守望者一同静观岁月流转。“寻僧同踏雪，握手上钟楼”，钟楼宛若一叶风帆，飘过欢笑的海域与歌潮。

如今，年岁渐长的我，总爱伫立在钟楼下，聆听这久违的钟鸣。悠扬的钟声荡开夜色，灯光与月色在钟楼上空交相辉映。它静静地矗立着，周身散发着沉静的光芒。刹那间，心动与感动悄然滑过心间——这是泉州的钟楼啊！



(视觉中国)

## 琴键上的夏天

■罗小林

阳台边，那丛三角梅在光影里摇曳，每一瓣嫣红都仿佛吸饱了夏日的金粉，妩媚得令人心尖发颤。阳光的气息如此蓬勃，几乎要溢出窗外，在我心底悄然拨动一根渴望远足的弦。

然而，目光流转，落回屋内，刚病愈的妻正需要我的照顾。远行的念头，便无声地消融在这份更深的牵绊里。

于是，我拿起手机，想框住这片被阳光吻过的天空和远方的绿意，权且当作慰藉心田的夏日清露。镜头里，刚捕捉到一片澄澈的蓝，那只机灵的小猫咪便如一阵小旋风般卷来，在我脚下自顾自地翻滚、舒展，蓬松的尾巴扫过地面，一双圆溜溜的眼却始终亮晶晶地锁着我，似乎在无声地恳求着：“摸摸我呀！”指尖触到它温软的皮毛，一种被全然依赖的暖流，瞬间激起了心底那丝未尽的微澜。

猫咪轻盈地踱进客厅，优雅地一跃，稳稳落在沉寂许久的钢琴盖上。我轻轻掀开琴盖，尘封的气息混合着阳光的暖意扑面而来。久未触碰的琴键有点陌生，我深吸一口夏日的空气，坐了下来，指尖试探着，落下。

“啦——啦——啦——”几个单音怯生生地漾开，带着久别的生涩。琴音，这久违的访客，开始在小小的居室里弥漫。妻听到琴音后，慢慢地走出房间，缓缓地在我身边坐下来，看着我滑动的手，跟着手势一起弹奏着。小小的居室，瞬间被一种难以言喻的暖流包裹，每一个角落都仿佛被这合奏的音韵点亮。那回响的旋律，像被赋予了生命，牵引着窗外夏日的流光溢彩流淌进来，充盈了整个空间。

这随心而至的一曲，如同夏日里一阵清凉的风，心绪也跟着那高低起伏的琴音，变得澄澈开阔起来。一种独属于夏天的韵律感在空气中脉动，那琴声时而低回如私语，在午后的静谧里悠悠回荡。

夏日的音韵，抚平了内心的忧虑，被风掀开的白窗纱，也随着琴音而翩翩起舞。

夏日的音韵，剥开了季节的思绪，留下了生活的印记，琴键的余韵，治愈了我们焦虑的神经，收获了生活的真情和美好。

## 天窗

■康志远

我在班上给孩子们讲茅盾先生的《天窗》，课前询问学生：“有多少位同学看到过天窗？”班上举起的小手寥寥无几，生活在城市的孩子平日里甚少看到乡下的风景，知道天窗用途的学生就更少了。

一个聪明的孩子回答：“打开天窗说亮话。”另一个孩子随机应变，附和道：“所以天窗是用来打开的。”教室里哄堂大笑。显然他并不知道这句话的真意，作为农村长大的孩子，能真切地体会到天窗带给孩子的想象与快乐，这是不能用金钱和物质衡量的。

记忆回到二十年前的故乡，那时的我还是一个天天只知道玩的孩童，父母长年在外县市的工地上挥洒汗水，我和爷爷奶奶生活在老家乡村。清晨，阳光明晃晃地从两块并列的长方形天窗外探进来，照在我的脚丫上，暖暖的很舒服，就像母亲的大手抚摸着，伸个懒腰，继续赖一会儿床，直到太阳光爬上脸颊，我紧闭着的双眼随即出现了一片光明，脸上又温又热。这时我无论如何都睡不着了，肚子咕咕地叫唤起来，厨房里传来奶奶用柴火煮的地瓜片汤香味，虽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吃着也能甜到心里。

我跟孩子们说：“乡下的童年，每天都是‘自然醒’，阳光就是我的闹钟。”孩子们顿时羡慕起来，多么诗意的早晨！一切都像

刚睡醒的样子，听着窗外稀稀疏疏的虫鸣鸟叫声，看着攀爬到木架上的丝瓜隔个晚上都要大上一圈，一股由衷的喜悦悄然生长。

在我插花刻马的木床后面是一扇小窗户，常有刚学飞的幼鸟在那里驻足停歇，一展婉转的歌喉，似在炫耀自己刚学会的本领，又似在招朋引伴，我的窗台很快成了它们的乐园。偶有一两只迷路的小麻雀撞进来，盘旋几圈，又很快飞走，留下几根羽毛作为纪念。

到了下午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天窗仿佛藏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。无数小灰尘在穿过天窗的阳光下飞舞，如同一个个跳跃的小精灵，看得见摸不着，将孩子的心挑逗得痒痒的，哪怕你忍不住伸手去抓，把阳光和粉尘抱在怀里，最后也只会发现是竹篮打水——一场空。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光线通过细小灰尘或气体所形成的光路，名为“丁达尔效应”。

乡下的日子，一点也不寂寞。木制的楼梯踩上去会有清脆的鞋跟声。屋顶则是我们的“秘密基地”，这里平日里晒晒地瓜、萝卜、花生，大人很少上来。我们在屋顶耍“枪”弄棒，想象自己是孙悟空、哪吒，拿着一把扫把左摇右晃，绕着手腕“转棍”，后来我练习到能转十一二

圈，成了玩伴眼中的“武林高手”。那时正流行影碟机，看完《精武门》《霍元甲》的我们，对侵略者趾高气扬的样子恨得牙痒痒，有同伴把两个萝卜用一条绳子串在一起，当成双节棍来练习，或者把装满水的大矿泉水瓶吊起来当成沙袋，一本正经地练武，常引来大人的讪笑。

转眼间，我从乡下的孩童成长为城市里的一名人民教师，回乡村的时间肉眼可见地变少，尽管身边的人都尊称我为“康老师”，但我还是怀念乡村赐予我的乳名“臭弟”。因为故乡的美好回忆从未远去，始终萦绕于心头，说到底，骨子里我就是农村的孩子，向往金黄色的田野、温馨的老屋、河边捉鱼摸虾的岸堤，毕竟那里留下了我们轻快而欢乐的脚步。



投稿邮箱: dnzbgfzc@qzwb.com  
联系电话: 0595-22500109